

1944年10月,为了回援莱特岛,日军派出战列舰执行“送死”任务—— 苏里高海峡:美日战列舰最后对决

作战背景

也许是为了洗雪当初仓皇撤离菲律宾之辱,1944年7月,美军攻占塞班岛后,美国高层将下一步作战目标选定为菲律宾。为此,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倾力出击,其中第七舰队包括6艘战列舰、18艘护航航母、9艘巡洋舰、108艘驱逐舰以及众多轻型舰艇,掩护400多艘登陆舰杀向菲律宾。10月17日,美军在菲律宾莱特岛登陆。

此时,已现颓势的日军联合舰队发出“捷一号”作战计划,命令栗田舰队自文莱向莱特湾增援,其麾下的西村舰队使命“特殊”——率领战列舰“扶桑”号和“山城”号、重巡洋舰“最上”号及4艘驱逐舰,强行穿越苏里高海峡,吸引附近美军高空火力,为栗田舰队其他同僚争取成功回援的机会。

对西村来说,这几乎就是死亡任务。因为他手下最强的“扶桑”号和“山城”号是日本最早的“超无畏战列舰”,虽然各装备12门356毫米舰炮,火力不弱,但由于设计时强调火力,防护能力反被削弱,况且它们的舰龄已达30年,舰体老化,最高航速仅能达到24节,会严重拖累舰队的行动速度。事实上,这2艘老舰平时只是用来训练新兵而已。

作战过程

10月22日西村舰队出航,最初两天没有遇到任何敌军,反而遇到了己方的志摩舰队。志摩舰队跟西村舰队不是一个指挥系统,两位舰队司令的军衔和资历也相差无几,虽然都被要求穿越苏里高海峡,但却决定各自为战。

舰载机空袭

24日上午,美军舰载机呼啸而来。日军战列舰拼命对空发射三式弹(在炮弹中装填480个充满燃烧剂的小铁管,杀伤半径达152米),

凭借威力巨大的舰炮、坚固厚重的钢甲和强劲的动力,战列舰一度横行世界海洋,是海洋强国维持海上霸权的武力象征。然而随着舰载航空技术的日益成熟,航母上搭载的舰载机不仅有高超的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大范围侦察观测,而且可以发动超远程打击,貌似拥有无匹战力的战列舰终究逐渐走向没落。1944年10月末,发生在苏里高海峡的一场海战成了世界海战史上最后一次战列舰之间的对决。



“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是苏里高海峡之战中的美军主力舰艇

但只击落1架美军战机,反而所有日舰皆受轻伤。此时,美国航母发现了日本主力舰队,于是掉头北上,西村舰队和志摩舰队侥幸逃过一劫,但其位置已被告知美军第七舰队。

当晚,39艘美军鱼雷艇以3艘为一组率先出动,艇上官兵用艇载简易雷达细致搜索海面,终于在22时36分发现西村舰队。PT-131号艇冒着日舰炮火,一边向敌舰发射鱼雷,一边向舰队司令部发报,不仅拖延了西村舰队的行进速度,还重创志摩舰队的1艘轻巡洋舰。

次日凌晨,5艘美军驱逐舰接踵而来,施放烟幕掩护后,趁日军慌乱,连发47枚鱼雷,之后以35节高速撤离。西村舰队1艘驱逐舰中雷沉没,至少2艘驱逐舰遭重创,“扶桑”号战列舰躲避不及,右舷中雷,动力下降,电路被毁,中央炮弹药库被引爆,与舰队失去联络。当落在后面的志摩舰队到来时,却看见“扶

桑”号在剧烈爆炸中变成残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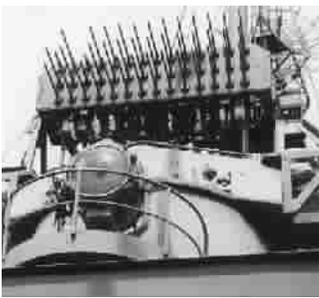
驱逐舰诱敌

25日3时30分,美军战列舰和巡洋舰的雷达发现日舰。此时美舰沿莱特岛布阵,3艘巡洋舰在右,5艘巡洋舰在左,中间是6艘横排的战列舰(“西弗吉尼亚”号、“马里兰”号、“密西西比”号、“田纳西”号、“加利福尼亚”号、“宾夕法尼亚”号),舰队以15节速度缓慢航行,扼守苏里高海峡北口。

3时35分,美军9艘驱逐舰逼近诱敌。日军“山城”号战列舰和“最上”号重巡洋舰中计,只顾炮轰美军驱逐舰,却没有发现自己正进入美军巡洋舰的射程。3时51分,美军8艘巡洋舰距离日舰14千米,众多152毫米口径舰炮开火。暗夜中,美巡洋舰射击瞬间的耀眼光球如流星般闪现。日舰“以闪光为目标”,耗费了不少大口径弹药,但全无战果。



美军鱼雷艇进行战前补给



发挥重大作用的美军舰载雷达

战列舰对决

就在日舰庆幸“敌军火力杀伤力不大”时,24千米外的6艘美国战列舰排成标准T字阵形后,也纷纷开火。“西弗吉尼亚”号的8门406毫米主炮和其他战列舰的356毫米主炮在新型火控雷达和指挥仪的辅助下,向日舰猛轰。首次齐射,“西弗吉尼亚”号主炮正中“山城”号,之后以大约40秒1次的频率投送重型穿甲弹。“山城”号被撕开了喷吐烈焰的可怕伤口,1座炮塔被气浪掀动,军舰航速下降到12节,舰上水兵不得不全力投入损管。

美军巡洋舰发现日舰火力渐稀,当即主动抵近射击。几十门152毫米舰炮喷吐出的炮弹如同“机枪扫射”,以至于指挥官不得不放慢射击速度。此时,1艘名为“本尼昂”的美军驱逐舰也冒险向日本战列舰突进,还鼓动其他驱逐舰抵近

发动鱼雷攻击。日军“最上”号重巡洋舰为了躲避鱼雷,被迫大动作转弯,无暇开火,被美舰趁机利用雷达锁定射击,大口径炮弹连续击中,上层建筑严重损毁,高级军官几乎全部阵亡。“最上”号被迫掉头逃命。

只剩4门主炮能正常开火的“山城”号,一边扑救舰上燃起的大火,一边向美舰拼死射击。不过,由于日舰的火控系统相对简陋,取得的“战果”微乎其微。最终,约4时12分,坐镇“山城”号的西村中将发出最后命令:“向上级报告,我们现在突入莱特湾玉碎。”不久,“山城”号多次中雷,倾覆沉没。可笑的是,在沉没之前,西村中将还向残存舰艇打灯语,命令各舰接受“扶桑”号指挥,却不知“扶桑”号早已沉没。

航空兵追杀

趁美舰围攻“山城”号,日军“最上”号重巡洋舰和“时雨”号驱逐舰悄然逃窜,不料却迎面撞上了志摩舰队,互撞受伤。之后,这些日舰一起南逃。几小时后,遭受重创的“最上”号又遭到美军鱼雷艇和舰载机的追杀,不得不废弃,被友舰发射鱼雷击沉。最终,西村舰队只有“时雨”号逃脱,成了日军著名的“祥瑞舰”。

作战评价

在主力舰对决中,6艘美军战列舰的大口径主炮发射炮弹285发,巡洋舰的主炮发射超过4000发,美军41人阵亡、114人负伤,日军战死超过4000人,日军舰艇被基本摧毁,美军可谓大获全胜。另外,这次战役前后的舰载机作战似乎暗示了战列舰的命运,正如一位海军专家叹息:“苏里高海峡内巨炮咆哮过后,迎来的是静谧。仿佛可以想象,那些海战英灵正在对他们熟知的海战模式敬礼告别……”唐晓东

经典战例

史海钩沉

中国空军击落日本海军“轰炸之王”

1939年11月4日,中国空军29中队副队长邓从凯驾机冲入日军轰炸机的密集火网,击落敌领队长机,自己也在此战中壮烈殉国。事后,中方在一架日军轰炸机残骸中发现日本海军大佐奥田喜久司刻有“轰炸之王”字样的短剑等遗物。这个日军大佐后来被迫晋少将,成为抗战期间被中国空军击毙的日本海军航空队军官军阶最高者。

“轰炸之王”由来

假如邓从凯知道自己击落的这个大佐,不但是日本海军的“轰炸之王”,而且是日本派驻国联的特别代表,不知道会有怎样的感想。奥田喜久司,日本兵库县人,1894年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1914年海军兵学校42期毕业,1922年被派到美国留学,1923年进入海军大学高级研修班学习。他在海军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就大力提倡战略轰炸,成为日本海军早期轰炸机部队的领军人物。在日本的记录中,奥田与很多高官关系密切,更像是一个政治人物,而不像一个一线军官。

1925年,奥田喜久司进入日本海军航空兵的摇篮——霞浦航空队

担任教务副官和轰炸教官。所谓的“轰炸之王”称号就是此时得到的。当时,他在一次演习中将炸弹直接投进了靶舰的烟囱,因此获得了刻有“轰炸之王”字样的短剑。奥田对这口短剑十分珍视,一直带在身边。1926年,奥田被提升为海军少佐,并转任海军大学航空兵轰炸教官。

“九一八事变”时,奥田在日本海军司令部任职,正准备以“天皇侍从武官”的身份参加12月份在日内瓦召开的国联裁军会议。当时,正值伦敦裁军条约签署一周年,这个条约规定了美国、英国、日本的战舰吨位比例。列强对这个暂时性的限制条款并不满意,因此刚刚签约,就展开了有关修改条约的讨论。

从1931年到1933年,各国在日内瓦进行了长达三年的拉锯谈判。奥田就是日本代表团的代表之一,职位也在三年里从随员一直提升到全权领队。这个马拉松谈判,终因日本贪心太甚而破产。

1934年,奥田回国,继续鼓吹战略轰炸理论,俨然是“轰炸专家”。1935年,奥田晋升大佐,在“神威”号水上飞机母舰任舰长。不久后,升任联合舰队航空本部总务课长。

“专家”来华“镀金”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日本海军以鹿屋、木更津两个航空队编成第一联合战队,负责战略轰炸;以第12航空队和第13航空队编成第二联合战队,负责制空战斗。随着武汉战役的结束,日军航空兵承担的轰炸任务明显增加,因此将大量轰炸机配属给第二联合战队。1938年12月,奥田喜久司调任第13航空队司令。派遣“轰炸专家”领导第13航空队一方面表示该部队将偏重轰炸,另一方面也带有一点让长期脱离战场的奥田“镀金”以便提升的意味。

在奥田的指挥下,日军第13航空队多次对重庆实施轰炸。1939年11月4日,日军又试图对成都发动罕见的大规模轰炸。出动的航空兵力包括第13航空队的36架G3M轰炸机、鹿屋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和木更津航空队的18架轰炸机。负责指挥这次大规模轰炸行动的日军指挥官,便是奥田喜久司。

其实,日军组织这次大规模轰炸的原因是为了报复同年10月2日中国空军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对汉口机场的奇袭。那次突袭不但击毁

击伤160架日军飞机,而且重创了日军航空兵在华的指挥机关,日军第一联合航空战队司令官和鹿屋航空队司令官重伤,木更津航空队副司令官丧命,日军在武汉的航空兵司令级别军官只剩奥田喜久司。因此,自然由奥田指挥战斗。

不过,考虑到部队的统属问题,奥田把出击兵力分为两个方阵,第一方阵是他亲率的第13航空队36架G3M轰炸机,第二方阵则是鹿屋航空队和木更津航空队的36架轰炸机。第二方阵的具体指挥仍由鹿屋和木更津航空队的军官承担。

由于日军当时装备的九七式战斗机航程不够,无法为远距离轰炸护航,奥田采用将轰炸机密集编队,依靠轰炸机自身配备的机枪和机炮相互配合组成火网来进行防御(每架G3M轰炸机上有1门20毫米机炮和3座机枪塔)。这种做法,在美军B-24、B-17轰炸机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中也经常采用。

空战以少胜多

应该说,虽然当时日军在华空中力量占有绝对优势,但其急于报复的心理使这次轰炸的准备并不充

分。由于日军飞机多为刚修复的飞机或尚未磨合的新机,飞行途中先后有18架飞机因故障返航,抵达战场的只有54架轰炸机。

中国空军的迎击部队是整个第5大队(包括26中队、27中队、29中队),其中,26中队装备6架苏制伊-16战斗机,中队长段文郁;27中队装备7架法制D510战斗机、7架苏制伊-15战斗机,中队长谢荃和;29中队,装备9架苏制伊-15战斗机,邓从凯任副中队长。虽然中国空军的飞机数量较少,但由于中国空军的战斗机更加灵活,装备有高空作战所需的氧气面罩,特别是邓从凯等人无畏的突击冲散了日军轰炸机的防卫阵形,最终取得了此战的胜利,并把日本海军的“轰炸之王”永远留在了这块土地上。

此战,中国空军邓从凯和段文郁战死,日方除了奥田的轰炸机,还有其他3架轰炸机被击落,日方死亡15人。“轰炸之王”丧命对日军震动很大。后来担任大凤号航母航空指挥官的人佐佳佳听说此事后,黯然摘下自己的军衔章,说道:“我出击时就不带任何表明身份的东西了,死了,就无名地死掉吧。”赵雁